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俄罗斯哲学 与欧洲文化的危机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ризис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俄罗斯) 波鲁斯◎著
张百春◎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划项目

俄罗斯哲学 与欧洲文化的危机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ризис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俄罗斯) 波鲁斯◎著
张百春◎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危机/(俄罗斯)波鲁斯著;张百春译.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6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ISBN 978-7-5664-1294-2

I. ①俄… II. ①波… ②张… III. ①哲学—研究—俄罗斯 IV. ①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337 号

俄罗斯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危机

波鲁斯 著
张百春 译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0mm×184mm
印 张: 5.87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ISBN 978-7-5664-1294-2

策划编辑: 饶 涛 张 锐
责任编辑: 苏 昕 李加凯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前言

本书内容是我于 2013 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系列讲座的内容的扩展。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那次令人愉快的邀请,并向中国同仁们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学生们全神贯注、不知疲倦的听课状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非常珍惜地将其保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对此,我不仅想用中国人礼貌与好客的传统来解释,而且想用学生们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著名俄罗斯思想家们创作的真正兴趣来解释。俄罗斯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是俄罗斯和世界哲学界激烈争论的对象。这也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感觉到了欧洲文化危机尖锐阶段的到来,并尽一切努力来对抗这场危机。他们的哲学著作渗透着悲剧因素,不过,他们见证并参与其中的那段历史本身就是悲剧性的。在本书中我想传达的不是这些著作的字面意义,而是其精神。今天,世界文化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充斥着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思想家们在其中生活、受苦、劳作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我确信,如果不能在这些问题中看到这些巨大矛盾的反映和延续,那么,我们对当今

的文化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如果没有中国同仁们非常珍贵的帮助,那么,无论是我的系列讲座的举办,还是本书在中国的出版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感谢张百春教授,他是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的老朋友,对俄罗斯文化历史非常熟悉,我对他致以深深的谢意;他再把这份谢意转达给我在中国期间为我提供帮助的,及其他促使本书出版的所有人。我希望,我能够为发展俄中文化与科学的联系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如果本书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我的希望就有了依托。

波鲁斯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哲学的悲剧和悲剧的 哲学	1
第二章 索洛维约夫和舍斯托夫:悲剧里的统一	24
第三章 索洛维约夫:文化本体论	49
第四章 弗兰克:作为文化基础的二律背反	69
第五章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末世论	88
第六章 弗洛连斯基:二律背反的文化哲学	145

第一章 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哲学的悲剧和悲剧的哲学

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是俄罗斯哲学史上非常出色的两位思想家。后者原来的姓氏是施瓦尔茨曼(Шварцман)，但在哲学史上，他留下的名字是舍斯托夫(Шестов)。

布尔加科夫曾经说过：“由于各种原因，我很难描写舍斯托夫的世界观。”这个说法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始终拥有友好的私人关系。在这里，我不打算涉及布尔加科夫不方便谈论舍斯托夫思想的全部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我非常关注的。这两个思想家都是悲剧性的思想家。我们可在布尔加科夫的外表上清楚地看到悲剧的印迹。俄罗斯艺术家涅斯捷罗夫(М. В. Нестеров)有一幅非常出色的画叫《俄罗斯哲学家》，上面画的是布尔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和弗洛连斯基(П. Флоренский)两位哲学家。在这里，布尔加科夫被描绘成一个阴郁、紧张的人，这是有

关他的非常形像的一副肖像画，最能表达其哲学的内在本质。在这方面，舍斯托夫的肖像很像布尔加科夫。关于舍斯托夫，俄罗斯作家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说：“从舍斯托夫的书里显露出一张脸，你看看这张脸，就会知道，它被可怕的抽搐给扭曲了，这种抽搐产生于被交给处境和死亡摆布的个体人的生存悲剧感。”^①俄罗斯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和作家罗赞诺夫成功地把舍斯托夫称为“阴暗的思想家（беспросветный ум）”。这个说法是个逆喻（即矛盾的修饰法，оксюморон）。舍斯托夫把自己大脑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讨论“令人诅咒的问题（难题）”上，就是面对死亡的人注定要遭遇到的那些问题。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遭到贬低的和痛苦的个性，它不但面对处境是无力的，而且面对残酷的必然性也是无力的。但是，它背负着信仰的沉重担子。人们渴望信仰，但对渴望自身感到惧怕。也许是因为如此，舍斯托夫所喜欢的主人公都是悲剧式的思想家：克尔凯托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等。

但是，在相似面孔的背后却是深刻的个性差别，这是悲剧的不同外表，这种不同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两个思想家中的每一个在另外一个身上看到的都是对自己的讽刺模仿。我们可以把布尔加科夫的悲剧称为哲学的悲剧（трагедия философии），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名称。舍斯托夫

① Ерофеев В. Одна, но пламенная страсть Льва Шестова // Шестов Л.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93. С. 36.

的悲剧是悲剧的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трагедии),这是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一部重要著作的副标题,这个词组(悲剧的哲学)表明了思想家在面对人的生存时持有的悲剧的立场。我们看到,在哲学的悲剧和悲剧的哲学里,悲剧是共同的词,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交织在这个词里。

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的世界观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布尔加科夫是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学生,是所谓的“一切统一”哲学的支持者。在这种哲学里,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关于自由理性和道德理性的论断,这种理性体现在绝对里,也是人和人类追求的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舍斯托夫与布尔加科夫是完全对立的。索洛维约夫和布尔加科夫哲学的核心思想当然是舍斯托夫所不能接受的。舍斯托夫批判索洛维约夫和布尔加科夫的哲学,其立场是对世界和生命的个体化理解,这个立场与对待历史、人及其人在历史上的位置的一切可能的普遍主义观点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对舍斯托夫而言,与个体的人无关的哲学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哲学讨论上帝、世界、历史等,但始终达不到人的高度,或者说,如果这种哲学讨论人的话,那么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讨论人的痛苦、恐惧和屈辱。它解释人,但不理睬人,躲避到远离人烟的纯粹思想里,甚至对那些不幸的人看都不看一眼。

同样,舍斯托夫的立场也是布尔加科夫绝对不能接受的。舍斯托夫所主导的那场与理性的斗争,毫无疑问,也涉及信仰的基础,就是布尔加科夫所理解的那种信仰。舍斯

托夫把知识和信仰、信仰和逻辑、信仰和道德对立起来，而在布尔加科夫看来，这就破坏了宗教哲学的可能性本身，即把哲学与神学分离。神学与哲学的统一是布尔加科夫的主要思想内容。所以，他对舍斯托夫的哲学给出非常严厉的批评，称之为“不可理喻的悖论游戏”。他说，舍斯托夫的哲学实际上没有真正逾越思想与话语的障碍，只是对它们的抽象进行了否定。因此，存在主义哲学的矛盾停留在词语的层面上，没有达到存在的深处。

舍斯托夫认为，只有信仰才能使人走向自由的空间。布尔加科夫认为，诉诸信仰在舍斯托夫那里始终是口头上的咒语。布尔加科夫说，这是有选择的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在理性领域里反抗理性。所以，舍斯托夫的思想绕着理性主题打转，无法摆脱它的吸引。一旦他的思想接触到存在，立刻就会瓦解，甚至会谦卑地服从存在。于是，只剩下一个自由的哲学，却不是自由；只剩下一个信仰的哲学，却不是信仰。所以，布尔加科夫认为，存在的悲剧在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无法获得解决。因为这个哲学本身不是悲剧的，它没有处在悲剧中，而只是对悲剧进行思考，满足于对悲剧进行纯粹理性的讨论。布尔加科夫指出，舍斯托夫始终停留在关于存在悲剧的词语层面上，然而，悲剧始于理性本身。此外，布尔加科夫说，“非理性主义者”舍斯托夫是过分理性的，所以他不愿意把悲剧放入理性之中，他似乎位于正在展开的深渊的边缘，不能下决心进入这个深渊里，把希望寄托在来自上边的力量，却指责其他人缺乏这

样的希望。

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观点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理性的理解不同。舍斯托夫所回避的“理性”与布尔加科夫所希望的“理性”是两个不同的理性。准确地说，他们对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布尔加科夫的理性是人与上帝之间自由的和道德的联系，这是遭遇痛苦的理性，因为它把世界悲剧纳入自身，尝试在自身中解决这个悲剧的矛盾。舍斯托夫所诅咒的理性对人漠不关心，所以人也不应该相信它。这样的理性剥夺人的自由，甚至是绝望的自由、反抗的自由。这是冰冷的、可怕的力量，它把人与上帝分开，并代替上帝，压制信仰。这是古代的逻各斯，它没有被基督教的世界观所渗透，但是，它充满了宇宙，甚至在遇到上帝时，也不让步，相反地，它尝试把自己的理性(规律和规范)强加给上帝。

舍斯托夫在评判了布尔加科夫所理解的理性之后，又开始对欧洲的神学进行评判。他认为欧洲神学是这样形成的，即用理性来衡量信仰，这就导致了用理性代替信仰，因此信仰在实际上衰落了。所以，布尔加科夫关于神学与哲学结合的思想，在舍斯托夫看来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样的结合只能导致放弃信仰、信仰消失在哲学里，而不是提升哲学，不能使其达到认识上帝的高度。

人们可以从对理性的理解的差别中获得对悲剧意义的不同理解。布尔加科夫的“哲学的悲剧”就是承认哲学理性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解释世界之恶的原因、自由的可能性、历史的意义、所有存在者的

统一，等等。这个悲剧的形式就是二律背反，但这不是康德的二律背反。众所周知，康德的二律背反源自于用理智的范畴表达本体世界的愿望。布尔加科夫认为，在康德那里，二律背反不是由理性产生的，它们渗透到存在里，这个存在包含脱离了整个绝对原则（即上帝）的理性，这个理性的罪过是妄自尊大，幻想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布尔加科夫认为，哲学的悲剧是基督教世界观固有的，是其无法消除的二元论的结果，即善与恶两大原则之间进行斗争的结果。用布尔加科夫自己的话说：“基督教在最深刻、最尖锐的和最严肃的形式里携带着世界的悲剧。在时代的终结时期，基督教将把历史悲剧最尖锐的方面吸纳进来，而不是成为玫瑰色的田园诗。这种尖锐性不是外部恐惧导致的，而是自己道德的尖锐性导致的。基督教让出路（或者说是悲剧的克服）依赖于超自然的力量，依赖于普遍的复活，新地和新天的建立。”^①

在布尔加科夫看来，悲剧存在在于善与恶之间无法消除的斗争中。没有上帝的干预，就无法解决和克服这个悲剧。所以，悲剧是世界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这是存在本身，因为它自身包含无法消除的分裂。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意识到世界悲剧的人不可能对世界报以平和的乐观主义态度。因为这样的乐观主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Безпла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Г. И. Чулкова о поэзии Вл. Соловьева // Булгаков С. Н. Тихие думы. М., 1996. С. 229.

义,在它被追求的幸福所鼓舞时,对精神存在物而言也是具有贬低意义的。精神分担存在的悲剧,参与其中,并带着尊严来接受这个悲剧。与此同时,布尔加科夫认为,作为世界发展过程的本质,即善与恶的永恒对抗,不能按照古代灵知主义和摩尼教的认知来理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世界的发展过程将变成单调且枯燥的游戏。之所以说是枯燥的,是因为这一过程是无尽头的。基督教认为,这个对抗不是游戏,而是巨大的悲剧,只有善对恶的彻底胜利才能解决这个悲剧。不过,这个胜利不是“快乐的结局(happy end)”,而是由整个历史过程准备的,但是,历史过程的意义被所谓的进步理论给贬低了,变得庸俗。在这些理论里,进步被表达为存在的低级层次被高级层次合乎规律地取代,是某种普遍目的的获得,这个普遍目的就是扩大幸福的总量,使得这个总量一代比一代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会有一些人遭受痛苦和死亡,他们注定要用自己的生命为未来幸福的土壤施肥。布尔加科夫把对进步的这种理解称为庸俗和不道德的,他说:“在这个理解里,没有触及保卫价值的问题,这些价值构成彻底地和真正地解决历史悲剧的必然条件……这里要讲真话。关于历史过程及其任务和目的的这个观念,鉴于这个进步的代价,可以公正地称之为对道德冷漠或对道德卑鄙的颂扬”。^①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БезпIANA.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Г. И. Чулкова о поэзии Вл. Соловьева // Булгаков С. Н. Тихие думы. М., 1996. С. 224.

布尔加科夫指出,历史进步的意义存在于另一个方面。“进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这样的:作为自治的道德生活条件的人类个性的道德自由(自由意志);个性绝对价值和人的灵魂的理想本质,这个灵魂有能力无限发展和完善自己;支配世界和历史的绝对理性;道德世界的秩序,或者道德目的王国,善不仅仅是主观观念,而且是客观的和强大的原则……进步理论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基督教自然神论的哲学问题,只有在这个哲学的基础上,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实际上,这个关于进步的学说就是基督教的教义。”^①在基督教教义里,可以找到进步理论的前提以及对世界历史的悲剧理解。“不能从十字架的宗教里取消悲剧以及对世界和生命的悲剧理解。但可从十字架的宗教里知道世界悲剧的解决方案。”^②

如何理解这种进步呢?这个进步的实质是什么?布尔加科夫写道:“如果考察悲剧的发展过程,那么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毫无疑问是有进步的,但这不是小市民喜剧中特有的那种幸福论的进步,而是悲剧意识在成熟方面的进步。由于悲剧意识的这种成熟,善的力量或恶的力量,都是作为原始的力量,它们展开终极战斗,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悲剧的进步要求善的努力与巩固,同时,也要求恶的巩固。悲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Основные теории прогресса // Булгаков С. Н.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Т. 1. М., 1993. С. 81.

②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Безплана. Цит. соч. С. 222.

剧的进步是双面的、悖论式的，无论如何，它要求意识的累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行动的发展。”^①

这是把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分开的重要因素。布尔加科夫认为，悲剧意识的增加可以导致积极行动的增加。就是说，人们应该行动，以便接近善的胜利。这个行动必然应该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体的，在这里，共同的与个体的是对立的。舍斯托夫恰好不相信人类的这种“统一”和“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对舍斯托夫而言，大地上的最后一个规律是孤独。他需要孤独，以便让怀疑成为不间断的创造力量，并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本质内部。

对布尔加科夫而言，个别人的悲剧反映了人类的悲剧。个体的意识、意志、理智是普遍意识、普遍意志、一切统一理性的一小部分。所以，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布尔加科夫全力抵制人类分裂，抵制把人类分裂为原子。虽然这些原子相互撞击后构成偶然的组合，但这些组合没有共同意义，因此，这个统一（这种组合）必然要瓦解。正因为如此，对布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Безплана. Цит. соч. С. 229. 在这里，与别尔嘉耶夫的论述有明显的呼应：“进步把每一代人，每个个体，每个历史时代变成终极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个终极目的是人类未来的完善、强大和幸福。但是，我们当中注定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在历史里，没有善的完善进步的直接线路，没有完善的进步，由于这种进步，未来一代人高于前一代人；在历史里，也没有人类幸福的进步，只有悲剧，对存在内在原则的越来越多的揭示，对对立原则自身的揭示，包括光明的原则，也包括黑暗的原则，包括神的原则，也包括魔鬼的原则，包括善的原则，也包括恶的原则……如果可以在人类意识史上确定某种进步的话，那么这就是意识的尖锐化，这是对人类存在的这个悲剧冲突的内在揭示的结果。”（Бердяев Н. А. Смысли истории. М., 1990. С. 162）

尔加科夫来说,存在的二律背反不是人类精神成熟的阻力,而是其成熟的条件。人类应该把理智的勇敢与道德力量同自身相结合。假如意识到二律背反的理性仅仅是摆脱了道德的抽象原则(即所谓的康德的纯粹理性),那么二律背反就是阻力或破坏性的矛盾,或没有出路的绝境,这些东西只能导致悲观主义和绝望。但是,布尔加科夫的理性不惧怕二律背反,它拥有为克服二律背反所需要的条件,因为它被善照耀,善的光芒通向一切统一的道路。

“摆脱矛盾的出路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希望接受一切,结合一切,使理性的锋芒受挫,却不愿意决定或者没有能力选择‘异端’。摆脱矛盾的出路也不是‘辩证法’。‘辩证法’拨弄矛盾,实际上是追求理解和解释一切,以便彻底从思想和存在中排出一切真正的矛盾,即二律背反。”

摆脱矛盾的出路在于能看到思想的真正结构,并承认实体是因为被思考才与一元论思想不一致。如果这样,那么在思想的范围内,实体就会导致合理的矛盾。就是说,这是无法消除的矛盾,对思想本身而言,这也是无法忍受的矛盾,即二律背反。然而,这个坦白根本不能表达思想的绝望,相反,它表明思想的成熟。因此,这个坦白只能出现在思想非常成熟的历史时代,那时哲学已经走过了非常广阔的、在一定程度上其自身已经完成了的道路。毫无疑问,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如果哲学思想与一切悲剧意识格格不入(这里有一种自信,即哲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所有问题在逻辑上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和自满

将导致一种意识,即认为哲学高于宗教,哲学是关于宗教的真理,是对宗教的解释。而事实上,恰好相反:哲学来自于宗教,又返回到宗教,即返回到宗教神话和教义,只有这个教义才能够决定哲学的问题和结局,而不是思想本身。宗教秘密由基路伯天使带火的宝剑保卫着,用哲学语言说,宝剑的名字就叫二律背反。”^①

在世俗哲学里,对待二律背反或矛盾有两个原则上不同的立场。第一个是对待二律背反的形式主义态度,把二律背反理解为理智的、应该摆脱的暂时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对待二律背反的辩证矛盾的态度,这个态度源自于黑格尔。黑格尔说,辩证矛盾“导致进步”。这种态度认为,矛盾是对自然、社会和认识过程的理性解释。但是,布尔加科夫认为,这两个态度都是有限的和自满的。它们都尝试用逻辑图示来表达世界过程。他坚持,不能把善与恶的关系纳入任何逻辑里,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逻辑上的解释无论如何无法安抚人的痛苦。无论是理智,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都不能向人证明人的生和死有位于个体存在界限之外的意义。

理性应该放弃自己的自满,或者用布尔加科夫的说法,“把悲剧纳入自身中来”。但是,该怎么做呢?康德尝试把道德基础纳入理性内部,这个尝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Н. Трагед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Философия и догмат) //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Т. 1. М., 1993. С. 387, 388.